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前集

梅聖俞

隱居詩話云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

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

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猶閑遠也

孔毅甫雜記云永叔稱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

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

鰕以謂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兩句便

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譽之詞其實不尔

此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魚已過矣
石林詩話云歐公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
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江陰
最先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
大家預以金取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
一尾纔百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
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方得食蓋河
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
西公言人州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

蒼溪漁隱曰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
暖鴨先知萋萋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時此正是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
之語似乎未穩

東坡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甚少未有
知者梅公獨深知之家有老人泉公作詩曰
泉中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
水樂未央泉中必有魚與子日徜徉泉中苟
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

有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歎出
為盛時祥方今天子聖母滯此泉旁聖俞
沒今四十年矣南遷至今浦見其門人歐陽晦
夫出其詩藁數十幅其遺晦夫詩云我家無
梧桐安得父留鳳晦夫年六十六尚少余一歲
然白髮蒼顏畧相似困窮亦不相遠執手
大咲曰聖俞所謂鳳者豈例皆窮如此乎
東軒筆錄云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此田
貧外即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

為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
度景靈群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
寶揚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
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
廷諍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五品
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
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
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
不能奪仁宗論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

言宰相吝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克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王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德必望於貸遂貶春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為英州別駕始上怒未已

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即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賊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暱銀瑄挿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將誇後中金齋十鑑為我寄使君竒紋織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紅經緯金縷排料聞八七比雙蓮

華篝燈戴心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燥然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妄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今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實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斷勇然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弱亦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美以身自卹君傍有側且啗噁橫詆叱指言為罔上廢汝還蓬萊是特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令

禦魑魅甘且同飽蜜既知弗可懼復以強詞空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畢介也容甚悶猛士膽為慄立貶嶺外春連欲為異物内外官怕陛下呵未息即敢救者誰襄執左右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弗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若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猶嗟咄翊日宣白麻稱曰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禁風其開曰獲外利竊笑等蜂鷁英州五

千里瘦馬行馱。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沒。
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雨館
愁傷骨。飢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粵林多
散天黃柑。襍青橘。萬室通釀醅。撫遠無禁律。
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
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
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慙。况茲別乘秩。始堯
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脩為編。其集時有
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故今全錄焉。

緗素襟記云。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定今體
詩。云九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
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隻出雙
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謬矣。余按倦遊錄
載唐介為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
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眾。
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忠
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
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俊顏何厚。未死

女媧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畧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体格豈率尔而為之哉近閱吟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荅語言乃以此詩為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為云云也

東軒筆錄云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省上疏及彈文彥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

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中詩送唐有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為奎發也

後山詩話云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穎公罷相建節出帥太原其詩曰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

堯聖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隱居詩話云楚州有官奴王英善筆札學顏魯公躄蔡襄頤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之詩曰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盡頭魯公體英貌甚陋故有不事梳洗之句中郎謂君謨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稱聖俞聲喧釜豆裂照疾益爾立之句謂追古作者陳無已善聖俞

詩獨誦其兩句云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烟火起湟中茗溪漁隱曰臨川集荆公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詩即有此兩句王直方稱陳無已喜聖俞詩獨誦此兩句余徧閱宛陵集無此兩句乃直方之誤

西清詩話云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体寄公云月出

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
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以退豈必在秉燭此
景已可愛

王直方詩話云聖俞在禮部考校時和歐公春
雪詩云有夢皆蝴蝶逢袍只紵麻諸人不復
措手蓋韻惡而能用事如此可貴也若溪漁
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此雪詩即非和歐公
韻乃是唱首此詩聖俞自注云聞永叔謂
子華曰明日聖俞若無詩脩輸一盃酒歐公

集中亦有和聖俞春雪詩皆在禮部時唱
和以此可見矣王直方不切審細遂妄有韻
惡而能用事之語蓋其詩話中似此者甚衆
吾故辨証之

隱居詩話云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
民爭欲駐幡至以鐵鎖絕江遵於餞筵倚醉令
官妓剥樵實而食春若留連狀又以所乘
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
使人絕鎖解舟以水沃槽牙使之不鳴逮曉舟

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峯
仙舟江上去無蹤
牙鍊鎖漫橫絕擄濕不驚
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笋欲剝玉榷將何從
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却願舊
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

隱居詩話云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管官妓皆
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
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
士隆又欲管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

不能安也士隆慙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
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
鴛鴦新向池落不比
孤洲老秃鷓尚欲遠飛去何况鴛鴦羽翼
長蓋謂此也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前集

蘇子美

東軒筆錄云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
旦深不欲其去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
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沙鷗猜我不肯傍
青綸之句為是也

遜齋閑覽云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歐
陽文忠題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
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二人者致詞雖異然皆善

談風月者也

茗溪漁隱曰子美絕獨步滄浪亭絕句云花
枝低斂草徑迷不可騎性步是宜時携酒只
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真能道幽獨閑放之趣
也

石林詩話云姑蘇州府之南積水淤數十頃傍有
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所作既積
土為山因以為池潞水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
圃也慶曆間子美謫廢以舊十千得之為居傍

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
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孤不能保
遂屢易主今為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地為
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
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
樹亦廣陵時所歲益以增壘其隙兩山相對遂為
一時雄觀土地各有所歸也

畫方詩話云子美嘗作春睡詩云身如禪
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見之驚曰子

美可念未幾果卒

隱居詩話云蘇子美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為志梅堯臣亦能詩雖之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及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馮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為尚書即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東坡云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泂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俸錢塘乃知寺後池中

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再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西清詩話云丹陽焦山斷崖有瘞鶴銘或傳為王逸少自晉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而碑言華陽真逸撰歐公集古跋云顧况道號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

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第八洞天東北門俱潤州境也丹陽與茅山地相犬牙又三茆陶故居則瘞鶴銘為隱居不疑

西清詩話云薛詩昌谷書生贈詩云百首如首終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較量屬自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便氣宏投快字凌紙又用事皆破觚為圓剡剛成柔始為有功者

昔人所謂縛手虎也如子美窮居和長安師葉清臣見寄云玉帳夜嚴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烟東坡嘗作詩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有坐驅猛虎如群羊之句真佳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草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山谷累書此詩或真草與大字

石曼卿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
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
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决非范李詩皮昏
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
墮時决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
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
陋語蓋村學中体也

茗溪漁隱曰袁璘詠白牡丹詩云長安豪貴

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
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時稱絕唱以今觀之
語句凡近不若胡武平詠白牡丹詩云璧
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其語意
清勝過裴璘遠矣如皮日休詠白蓮詩云無
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若移作詠
白牡丹詩有何不可更親切耳曼卿詠小桃
二絕句云坐色深紅綬帶長宮簾寒在井欄
香母家昇上瑤池品先得春風一面粧本分桃

花寒食寒小桃長是上春天二喬二趙俱傾
國女弟嬌強意自先其模寫命意豈不佳
哉

隱居詩話云石延年長韻律詩善叙事其他
無大好处壽筆驛銅雀其臺留侯廟詩為一
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
疎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暉者幾矣白
居易亦善作長韻叙事詩但格制不高局
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衆篇之意只如一篇

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王直方詩話云曼卿以書名世然大字愈妙嘗
讀龜山寺三佛名榜最為雄偉張文潛有
詩云煌煌三佛榜鐵貫金石鈕間張宮室正
渾實山岳厚井水駭龍跽螭封觀驥驟真
能道盡甚其妙處
桐江詩話云曼卿一日春初見堦砌初生之草其
屈如鈎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鈎
綠未回遂作早春詩一篇旬日方足成曰簷

垂冰筋晴光滴草屈金鈎綠未回其不逮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西清詩話云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羅舍望曼卿號呼請赦因駐馬召卒長問之曰昨夕里閤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乃被執曼卿力為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和頭拜于馬前曼卿按轡口占一絕句詩調之云司空怜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可

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不是詩是落便宜

王直方詩話云或有稱詠松句云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為優

雞肋集云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人作者多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猶為佳句

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峭窈窕一川花雖前
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三謝失於巧耳

王直方詩話云陳無已言山谷最愛介甫扶輿

度陽峭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個意

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荆公每稱老杜鉤簾宿

鶯起丸藥流鶯轉之句以為用意高峭五字

之摸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

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

全頃嘗以語薛肇明時被旨編公集徧

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

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在鍾山有一道士來訪因與某

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

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

生荆公笑曰此特棋隱語也

遜齋閑覽云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

出眉前玉雪膚走入繡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

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名也云是荆

公所作若溪漁隱曰世傳霞頭隱語是牛山
老人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
縛見姓有分明霞頭即藥物號頭也

夷堅志云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
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霓行盡天涯過帝畿
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
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實以今事如
人皆戴子瞻帽君實年來轉一官門狀送還
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

謝安石温彦博也

×
遊齋閑覽云荆公棋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

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歛之謂人

日本圖適性志慮反若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

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敗壤中斷

俄連接是知公甚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

悔悞仍博頰是亦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

若溪漁隱曰介甫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

且可隨緣道我盡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

俱未當

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
證矣若魯直於棋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
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若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
與介甫措意異矣

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聞其奇逸造其
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棋遠坐其傍歐公收局
請遠回棋說法遠乃鳴鼓升坐由若論此事如
兩家看棋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
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抵解

開門作活不會奪 衝關硬節與虎口齋彰
局被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
求思行則往失粘心為則時願 休誇國
手謾說仙神羸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
分時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云從來十九路迷誤
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東坡云南嶽李岩老好睡眾人食飽下棋山老輒
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
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棋盤着一色黑子昔與

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
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
迷人百種花基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
思家殆類是也

歸田錄云真宗朝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
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
詩云鶩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
真宗稱賞群臣自以為不及

西清詩話云仁廟嘉祐中開賞花釣魚燕介甫

以知制誥預末坐帝出詩示群臣次第屬和
未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
未有對時鄭毅夫獮接席顧介甫曰宜對
太液池故其詩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
池邊捧玉盃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
液波翻披香簾捲介甫頗銜之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有詩云端能過我論奇字
亦復令君見異書而東坡亦嘗云未許中郎
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陳無已又以奇字

對祕方

東軒筆錄云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
風與荆公舊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
公作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
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
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
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
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
合代關羅荆公笑曰關羅見闕請速赴任

石林詩話云王介字平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諢
嘗舉制科不中興荆公遊甚款狎然未嘗
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
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
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盖有所諷
荆公得之大咲它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
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盖為介發也
蘇子由云今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
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則州

縣賴之以為疆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擾憂
非所當虐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
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介
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而惠貧
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蕪并之詩其
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柯如天
持手魁賦予皆自我蕪并乃姦回法有誅
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秦王不
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相堙法尚

有存者欲言特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為才
俗儒不知變蕪并無可摧利孔至有出小人
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
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
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姦至倍
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以手實之法私
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取之心至於
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
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列媚上謂

論是

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
大病原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
若此酷者也

王直方詩話云送吳仲庶守潭詩云自古楚有材
醜醜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蓋
賈誼初為河南吳公召置門下而後謫長沙其
用事之精如此茗溪漁隱曰上元戲劉貢甫
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此詩
用事亦精切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黃

衣植青藜杖扣閣而進向請問姓名云我是
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
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
事既與貢甫同姓又貢甫時在館閣也

冷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
賢愚而與之然疑吾恃疑端為我輩設荆公
在鍾山官林與客夜坐作詩云殘生殘性老耽
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
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詩云暮坡

朝鍾自擊撞閉門欵枕對殘缸白灰旋撒通
紅火卧聽蕭蕭雪打窓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
山谷嘗見荆公於金陵因問丞相近有何詩荆
公指壁上所題兩句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
闥送青來此近所作也

冷齋夜話云唐詩有日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荆公東坡用
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
煙井草根南澗水冷綠成白雪桑重綠割

非

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
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金果知因譬言如
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其莖中造語之工至於荆
公山谷東坡盡古今之變荆公江月轉空為
白畫山嶺雲分暝作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繞
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
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又曰我携此石
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眼
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用甚嚴猶精於對偶嘗
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然以異代語
便不相類如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
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
如周顥宅作阿蘭若妻約身歸宰堵波皆
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也嘗有人面稱公詩
自喜田園婦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之句
以為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為的然庚
亦自是數蓋以十十數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居鍾山一日晝寢夢有服
古人衣冠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
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體若作
氣劇因笑語客曰吾習氣尚若是乎乃作小
詩識之有堯桀是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
能忘之句

蒼溪漁隱曰介甫居金陵作謝安墩絕句云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
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云介甫性

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
則與謝安爭墩此亦善譔也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三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前集

三山老人二

遊齋閑覽云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

不足論

其地有通應侯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
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
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上通三印此傳聞之
訛也

若溪漁隱曰韓子蒼謝泉州連使君寄子魚

絕句曰驛騎持書自海傍聞籃剝喜子魚

香紅螺紫蛤俱羞避獨許渠儂近酒觴子
魚味鹹止可噉水飯若作酒品之物殊無風味
子蒼之言誤矣

澠水燕談錄云荆公之時學者得出其門自以為
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猶尚解字
末流務為新奇寢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
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於
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抵公之學者
又諱稱公門人故張芸叟為挽詞曰今日江湖

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盛傳士林及後詔
配享神廟贈官賜謚俾學者復治新經用
字解昔之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
子改芸叟卒章云人人却道是門生

張文潛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
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
西望城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鵝鵲白鷺迤邐
述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
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

遜齋閑覽云唐人詩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
春色不須多不記作者名氏鄧元學曾見
介甫親書此兩句於所持扇上或以為介甫自
作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作內相時翰苑中有石榴一
叢枝葉甚茂但只發一花故荆公題此詩余
每以不見全篇為恨二說未知孰是

石林詩話云荆公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為其所
向不復更為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

其低處正在此

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
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刀潤澤佳枯是有才之類
皆直道其曾中事後為群牧判官從宋次
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
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
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也

高齋詩話云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
節生未瘦自許高才老更剛賓客每對公
稱頌此句公輒矍矍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

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大抵
少年題諸可以為戒平甫曰此楊子雲所以悔
其少作也

洪駒甫詩話云荆公詩窓明不借按史游急就
章云裳韋不借為牧人顏師古注云不借小
履也以麻為之其賤易得人人各自有不須假
借曰而為言又出楊雄方言亦曰麻履謂之不
借惟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

漫叟詩話云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

未落筆而荆公章已就歐公亟取讀之為
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若溪漁隱
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休杜甫畫鷁
行以紆急解紛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有
以辨之荆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羆亦非羆目光
夾鏡當坐隅橫行安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
躊躇卒然一見心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
知画者巧為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盤礴
欲画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

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颭颭吹黃蘆上有寒雀驚
相呼槎牙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啄如哺雖山
墻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杜甫畫鷁
行云高堂見老鷗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
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画師妙功刮造化窟寫此
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
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
大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
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

隱居詩話云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
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
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
荆公語已忽輦感命取筆書窓曰霜松雪
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死生放筆揖予而入
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為會靈觀使居金陵白
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憇法雲
寺偶坐於僧房是時正當霜雪而虛窓松竹
皆如詩中之景余自述昔日題窓并謂此詩

公無然曰有是乎頷畧微笑而已
高齋詩話云舒州三祖山金午洞山水聞于天下
荆公嘗題詩云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圍
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後人鑿山刊本
寢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魯直效公題
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
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奇亦
不及荆公之自然也

王直方詩話云李希聲言荆公罷政事時居於

州東劉相宅於書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
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數十處在溪漁隱曰
此乃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
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唐有家詩選中有之或云荆公詩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
槩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落星寺在
彭蠡湖中劉咸臨嘗親見寺僧言幼時自
觀閩中章傳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

末云勝際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蘇石謂子美曼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荆公詩傳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体與荆公所作詩亦不類若溪漁隱曰直方所言非也余細觀此詩句語体格真定荆公作餘人豈能道此今具載前篇識者亦能辨之詩云翠雲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杯坐見山川吞日月車馬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夫門夢易回勝際惟詩可收拾不才羞

作等閑末

冷齋夜話云荆公言言前輩詩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云此老論詩不失解經旨趣亦可恠耳唐人詩有曰海月生殘夜江潮入暮年者置早意於殘枕中又曰驚蟬移別樹闌雀墮閑庭者置靜意於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硯詩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遯齋閑覽云唐人題西山寺詩云

礙新月

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而絕以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猶為中的

西清詩話云荆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

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况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如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吾皇英睿超光武上將威名得隗囂皆王元之詩也金陵獨酌西江雪浪耒天際寄劉原甫翰林放逐蓬萊殿皆王君玉詩也臨津豔花千樹天末海門橫北固不知朱戶鎖嬋娟皆王平甫詩也蒼溪漁隱白遯齋閑覽以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之句

為荆公題金山寺詩猶為中的王直方詩話
以臨津豔：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却憶
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之句仍戴
永叔戲介甫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耶以二
說考之則西清詩話以為元之平甫詩恐
誤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詩曰道人北山來問松我
東崗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今誤作問
松我東崗王元之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

睡起茶親酒盞疎今誤作睡起茶多酒盞
疎

西清詩話云歐公嘉祐中見王荆公詩黃昏
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
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
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曰豈是不知
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元不學之過
也

高齋詩話云荆公此詩東坡破云秋英不比

春花落說與詩人子細看蓋為菊無落
英故也荆公云子瞻讀楚詞不熟耳予以
謂屈耳餐秋菊之落英大槩言花衰謝
之意若飄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
落英為非則屈原豈亦謬誤乎坡在海
南謝人寄酒詩有云謾遶東籬嗅落英
又何也茗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
報詩人仔細看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
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遍尋並無之
不知西清高齋何從得之此二句詩互有
譏議亦疑其不審也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四

黃故也則公云子瞻讀是詞不熟耳子以

謂屈辱繁林翰之林是人之無言也其

之意若賦本為進金則進者其既以

進之為非則在否定亦賦在子城在

南謝人與酒詩有云設遠東雖與

人可之亦美也其意曰大文之心

進者亦與真金也而可詩於六一

不與西詩與真金可與詩於六一

澳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前集

王介甫
長半山老人三

漫叟詩話云荆公詩紅梨無葉花身黃

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

青女尚橫陳蒼官事見唐刺史樊宗師

所作絳守居園亭記中云蒼官青女

列與槐朋友橫陳事見宋玉風賦云橫自

陳芳君之前若楞嚴經所謂於橫陳時味

如嚼蠟乃房融筆用其語也

冷齋夜話云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
橫陳山谷謂今日自獻橫陳見相如賦荆公
不應用耳余以楞嚴經語對之山谷云荆公
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腕去流俗每諷味
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蒼溪漁隱曰荆公小
詩如南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
日落画橋西染雲為柳葉剪水作梨花不
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簷日陰陰轉床風
細細吹條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滴葉清淺

水店花和暖風地偏緣底綠人老為誰紅
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生
占白鷗沙日淨山好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
點雪麥漲一川雲觀此數詩真可使人一唱而
三嘆也

西清詩話云熙寧初張揆以二府初成作詩賀
荆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息從隗始詫
燕臺以示陸晨師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
功蕭何第一皆據故實請從隗始初無息

字公咲日子善問也韓退之鬪雞聯句感
恩慙愧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人
以用字一字偏枯為倒置眉目返易中裳蓋
謹之如此若溪漁隱曰荆公春日絕句云春風
過柳綠如縑晴日蒸紅上小桃余嘗疑蒸紅
必有所據後讀退之桃源圖詩云種桃處惟
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蓋出此也

石林詩話云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解雖宰
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

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
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東西二府於右
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位
裕陵幸尚書省回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
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忝政厚之
和云黃閣勢連雙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
蓋東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
寧以後宰相皆賜第例於私治第事而二
府往往多虛位焉或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

元豐本意稍異矣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推捷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却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荆公菊詩曰千花百卉彫零後始見開

人把一枝東坡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李翰林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論如前所論山谷達觀臺詩曰瘦藤挂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九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緩而意精確荆公與故人詩曰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崗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西風杪

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東坡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若溪漁
隱白鳥飛不盡暮天碧之句乃郭功甫金山行
冷齋以為李翰林何也

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
州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閑即俱味禪說
公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
坡渡江至儀真和遊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

益柔公亟取讀之至峯多仍障日江遠欲
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
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東坡云若積翠兮
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
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
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為俗子道也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得請宜興道過鍾山見
荆公時公病方愈令坡誦近作因為手寫一
通以為贈復自講詩俾坡書以贈已仍約坡

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詩云騎驢渺渺入荒陂
相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

覺十年遲

西清詩話云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乃
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處州
學記乃學校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
嘗不相傾慕元祐闡東坡奉祠西太一宮
見公舊說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
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注目久

之日此老野狐精也

雪浪齋日記云荆公詩草深留翠碧花遠沒
黃鸝人只知翠碧黃鸝為精切不知是四色
也又以武丘對文鷓殺青對生白若吟對甘
飲飛瓊對弄玉世皆不及其工小杜以錦字
對琴心荆公以帶眼對琴心謝夷甫以鏡
約對琴心比荆公為最精切近時洪駒甫以
青奴對黃妳黃妳出念樓子青奴山谷所名
也予讀國史補得銀鹿後以對子建集中

金匱濕螢出李長吉集乾鵲出西京雜記
予以濕螢對乾鵲文王存以河魚對海鳥人
以為工

西清詩話云荆公詩以故事紀實事如韓魏
公挽詞云木稼嘗聞連官怕山頽果見哲
人萎用孔子及唐寧王事時熙寧中華山
地冰成木稼已而魏公薨如追傷陸子履詩
云至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用管
輅及退之詩事初日者王生相子履云學士

無背不壽仕官齟齬已而子履早世如日者
之言子履既死家人悉夢云帝命同宋
次道修官制凡吾平生所著或官書可盡
焚之未幾朝廷果修官制焉

雪浪齋日記云陸龜蒙以二酉對六丁荆公以
三甲對六丁發機自陸子也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材亦或預為儲蓄然非
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
淵明集本蓋東坡所閱者時有改定未有

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似姦邪我覺魏公真
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
知偶書之也或將以為用也然子瞻詩不見有
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荆公作韓魏公挽
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或
言亦是半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雨水冰
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耳

唐子西語錄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
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

然正用資以為詩是也詩疏不可不閱詩材
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
宜入詩用樂府解題須熟讀大有詩材余
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
名作對也

遜齋閑覽云俗語有之曰槐花黃舉子忙謂
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
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句引蟬聲噪
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逖些閑覽云荆公集句詩雖累數十韻皆頃刻而就詞意相屬如出諸己他人極力效之終不及也如老人行云翻手為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前句老杜平交行後句老杜莫相疑行合兩句為一聯而對偶親切如此又送吳顯道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烟烟君應識胡笳十八拍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此皆集老杜句也按杜詩哀江頭云黃昏胡

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荆公兩用皆以

忘南北為望城北始疑杜詩誤其後數善本

皆作忘南北或云荆公故易此兩字以合已一

篇之意然荆公平生集句詩未嘗改古人字

觀者更宜詳考若溪漁隱曰余聞洪慶善云

老杜欲往城南忘南北之句楚詞云中心暫亂

兮迷惑王逸注云思念頌惑忘南北也子美蓋

用此語也

呂氏童蒙訓云為詩文常意患不屬或只得

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或一章又惡其不相稱若
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以待新意若盡
力須惡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
氣阻矣荆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石硯東坡
令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斲山骨只得一句遂遂
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臥葬功名骨終身
不得好對

王直方

對

然而成始可以為貴也其後多有效之者孔毅
甫嘗集句贈東坡東坡戲次韻云羨君戲集地
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鴈不易得便
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子美泣問君久假
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冷齋夜話云集句詩其法貴速巧如前筆曰晴湖
勝鏡碧衰柳似金黃人以為巧然疲費精力積
日月而後成不足道也

山谷以集句詩名曰百家衣百家衣今小兒文褌也

西清詩話曰集句自國初有未盛也至石曼卿人
物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
偶成詩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
因聖主不勞千里屈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
下雖露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
處看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去忙為
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
一場至元豐間王荆公益工於此人言起自荆非也
後山詩話云荆公暮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休

黃魯直謂正堪一笑尔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
同幕私幸營妓而於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
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
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老僧床驚回一
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杭之舉子中老
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
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着
荷衣使着緋壽之豎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
恨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

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晚年多喜取前人詩句為集句詩世皆言此体自公始予家有至和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有此作自號安定八体其間如一第知何日無端意不移欲為青桂玉誰與白雲期傍架齋書帙翻瓢作酒卮文明終有託休把運行推又白沙溪繞白雲堆但有行人把酒盃專慕聖賢知志氣可憐談咲出塵埃碧山終日思無盡清世難群好自猜

風滿老松門晝掩可憐高尚仰天才之類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詩無復佳語耳不知公嘗見與否也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前集
三老山人語錄云荆公詩云細數落花緣坐久
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
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閑
適荆公之句為工
石林詩話曰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
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
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舍風鳴綠鱗鱗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前集

三老山人語錄云荆公詩云細數落花緣坐久
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
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閑
適荆公之句為工

三老山人語錄云荆公詩云細數落花緣坐久
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
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閑
適荆公之句為工

石林詩話曰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
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
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舍風鳴綠鱗鱗

起昇日鵝黃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
至細數落花目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
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細考之皆經隱來
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
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名譽
子真居谷事功新息用壺頭以谷對壺
頭其精切如此後數。取本道改云豈愛京
師傳谷口但。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
存

蒼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
獨尋春偶過溪橋俗謂之折句盧贊元
聖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
隴乾效此格也余亦嘗云鸚鵡杯且酌清濁
麒麟閣懶畫丹青

唐子西語錄云荆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
地蟠三楚大夫入五湖低

蒼溪漁隱曰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
急西日照窓涼細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

幸強附會巧言附令
色

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陽當時
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
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
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窓
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詩
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
自別託意在其中矣

遜齋閑覽云荆公百家詩選序云予與宋次
道同為三司判官次道出其家所藏唐百家詩

請予擇其善者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
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今世所傳百家詩選
印本已不載此序矣然唐之詩人有如宋之
問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益韋應物韓翃
杜牧孟郊之流皆無一篇入選者或謂公但
據當時所見之集詮擇蓋有未盡見者故
不得而徧錄其實不然公選此書自有微旨
但恨觀者不能詳究耳公後復有以杜歐
韓李別有四家詩選則其意可見

不是不選只為
不識

西清詩話云百家詩選余讀之見其取張祐惠
山寺詩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而不取孤
山寺詩樓臺倚碧岑一迳入湖心不雨山長潤
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空院落花深猶
憶西窓月鍾聲在北林又賈島平生得意句
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復不取而載馮
宿行道影焚却坐禪身不知果如何耳
石林詩話云王荆公從葉次道借本編百家詩
選中間有暝色起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

字荆公復定為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
誰不能之次道以為然荅溪漁隱曰余觀鍾
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
下起字即小兒言語也所云止此不知石林之說
何從得之

冷齋夜話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
名此法惟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合
風鳴綠鱗起弄日鵝黃裊垂此言水柳之
名也東坡荅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

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
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
少味無阿堵水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
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感融是
也後漢注云常置人於險惡處耳苕溪漁隱
曰荆公詩曰綠成白雪柔重綠割盡黃雲
稻正青白雪則絲黃雲則麥亦不言其名也
余嘗效之云為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
促婦功蛙與促織二蟲也

蔡寬夫詩話云鴈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鴈奴鴈
每群宿鴈奴輒往來巡視不瞑微聞人聲則長
鳴以警盡亦物之能愛其類者以故江湖間捕
鴈必先以計殺鴈奴然後群鴈可得宋景文
公嘗著其說王荆公亦有詩曰人將伺其怠
奴輒告之亟舉群寤而飛梳巧無所得此與
樂天所賦雉媒者異也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
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

姓名戲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無此体
自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
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言紀信不罣弛張
良自愧樵蘇則為惟瓜李斯可畏不顧榮
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株類巖巘負躬躬
歛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利踈鍾皓月
曉晚景毋霞異澗谷永不變山梁冀無累
論自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
離踈世事則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

已嘗為此躰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
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
主意在別立体然不失為佳製也

禁鬻云沙草則衆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之
遊處者井羊鷗鳥耳而荆公造而為語曰眠分
黃犢草坐占白鷗沙其筆力高妙殆若天成
凡貧賤則語言不為人所敬信歲寒則無如
松竹魯直造而為語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
雪相着有此君其語便韻

類苑云荆公題王昂霄水亭云蕭蕭搏黍聲

中別元意漢春鋤影外天事實人多不知搏黍

蓋黃鸝也黍方熟時鳴于桑間或謂之

黃見詩疏春鋤鷺也爾雅曰鷺春鋤亦取

其鷺之行步云皮日休詩云數點春鋤烟雨

微蓋言此耳

茗溪漁隱曰荆公詩客舍黃梁今始熟烏殘

红柿昔曾分事見傳燈錄鴻山與仰山遊行次

烏啣一紅柿落前枯將與仰山：接得以水

洗了却與祐：曰什麼處得來寂曰此是和尙
道德所感祐曰不得空然即公平與寂

後山詩話云荆公詩力去陳言學末俗可憐無

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數變暮年詩益工

用意益若故言不可不謹也

西清詩話云王師弔伐江左城將破或夢非角女

子行空中以巨竹篋之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

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

服繼墮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餘死圍

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指登高齋
詩押從字韻平甫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土
夜圍夢墮空中從此事奇謫而盤屈就強
韻可謂工矣

倦遊襍錄云平甫熙寧中判官誥院忽於秋日
作宮詞點絳脣一解以示魏泰云斷章有流
離思之何也明年果得罪廢歸金陵其詞曰
秋氣微涼夢回明月穿簾幙井梧蕭索正
遶南枝鵲寶瑟塵生金鴈空零落無情託

鬢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隱居詩話云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平甫題

壁有宮殿影搖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鍾邊

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工用事而復對偶親切

在京師有病中答予秋日詩曰忽答佳句詩

驅暑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諭牛馬

東方傲俗任龍蛇王繹學士葬以九月平甫

為挽詞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

公時挽詞甚多無出此句

王直方詩話云平甫直宿禁中夢一人與之同
至海中有樓臺榜曰靈芝宮其間笙簫聲
妓甚衆其人欲與俱往俄聞有告之者曰未當
來今非其時也平甫驚寤禁中鳴鍾矣乃自
作詩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
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覺時數年
果卒曾子固為傳其事甚詳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甫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
云詩人龍本初功甫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

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但且請來相見
既至功甫曰賢道能作詩為乎太初曰
甚好功甫曰只從相公請個詩題是時方有
一老兵以沙捺銅器荆公即曰可作沙詩太
初不頃刻間誦曰茫、黃出塞渺、白鋪
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閣筆
太初緣此名聞東南

渡云風力引雲行玉馬水光連日動金蛇謝滿
子權寄詩云九原黃土英靈萬古青天
霹靂飛

蔡天啓

王直方詩話云夏畸道言蔡天啓初見荆公
坐間偶言及盧仝月蝕詩人難有誦得者

天啓誦之終篇遂為荆公所知

茗溪漁隱曰東坡集中有申王画馬圖詩即天
啓作氣格有類東坡世因誤收入其後姑蘇

居世英家刊東坡前集後遂刪去今錄之云
天寶諸生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
不獨玉花驄飛電流雲絕瀟灑兩坊岐薛
寧與申憑凌內廐多清新肉駿汗血盡龍
種紫袍玉帶真人驪山獵包原隰隰
御前急召穿圍入揚鞭一蹙破霜蹄萬騎如
風不能及鴈飛兔走驚絃開翠華按轡從
天回五家錦繡徧山谷百里瀉珥遺塵埃青
驪蜀機西超忽心高準濃娥散荆棘首着連

天鳥自飛五陵佳氣春蕭瑟

雪浪齋日記云天啓詩城響濤頭入江昏雨脚
斜柳間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皆佳句松江詩
最奇云斷蓬帆影天平入夾鏡波光水倒流
石林詩話云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嚙不可
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天啓時在
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
捉其駿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
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之蔡子身成癖能騎

主馬駒者後有身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
尚嫌遲心源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
士大夫自是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之紹聖
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
悅者乃出為永興軍提舉常平自欲稍遷
為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俞清老秀老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未知之
荆公愛焉手寫其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

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弟清老亦
脩潔可喜俱從山谷遊山谷所書釣魚船上謝
三郎一帖石刻在金山寺雞林每入貢輒市摸
本數首以歸亦秀老詞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食宮使祿居蔣山時：往來

白下門西庵草堂法雲止以一點挾蹇驢門

人乘間諷筍輿宜老者公曰古之王公至不道

未嘗以人代畜一日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

秀老私跨公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有頃秀老

至公睡起遣秀老下堦曰為士子乃敢盜跨吾
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公徐曰罰松聲詩
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之人忘之余
為補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
人蕭吹凍耳

詩選云秀老高士非可下堦詰責者荆公嘗云

暮年要得君携手處相煩作好歌仍其

詩如紅蕖碧水元劉陶謝之流且與書云當營

理報寧菴舍以侍遊榮從何時如約一至乎

則欽重之意既可見矣夫抵惠洪名談冷坐夜
話中數事皆妄

山谷云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同學
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
脫縫掖着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寺所謂報
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無
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入俗詎謂優游
以卒歲似不為難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
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

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群動不安
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
尔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為妙也

石林詩話云愈紫芝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
屠氏心法所至條然而工於詩王荆公居鍾山秀
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
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來自靈劉爭獨步
不妨陶謝與同遊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
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猶為荆公所賞和

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進攀莫太高秀
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者不得與林和
靖一派際見於隱逸其第澹字清老亦不娶
滑稽善諧諷洞曉音律能歌劉公亦善之
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
淡歌之然淡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
見公云吾欲為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耳公
欣然為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亦無耗
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為公所贈祠

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為之大笑黃魯直
贈淡詩其一有云有客夢超俗去髮脫儒
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荆公事也
蒼溪漁隱曰魯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
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清老實曾為僧可知而
如此以為祠部送酒家償舊債石林之言非也

袁世弼

隱居詩話云王旂遊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有
繪一金紫大夫上題詩一絕云陣前金蹕生無

愧鼓下蠻奴死合羞三尺吳鱗暗塵土凜然蒼
鷲欲橫秋旂不能辨卷畫婦示其父王安國平
甫曰此劉已瞻像袁世弼詩也袁汝州人慶曆
初登進士第官止太常博士壽不滿四十必有文
學古詩猶佳惜乎早死文章多流落此詩在
袁未為佳句然亦俊拔可喜理實奇瑣袁誤
呼也

王直方詩話云世弼能為詩慕韋應物而颯奇
壯過之王介甫嘗手書世弼贈郭功甫詩云方山

憶共泛金舡屈指於今五六年風送梨花吹醉
面月和溪水上歸鞦韆浮生聚散應難料末路
窮通盡偶然欲問故人牢落事庶裘深入白
雲眠世弼自號遯翁臨死一篇猶佳青霽千
峯暝悲風萬古呼其誰挂匡劍應有真生芻
皎月東方長松壑枯山泉吾所愛聲到夜
其無

潘子真詩話云渺洞庭野蕭黃鶴樓水通雲
夢浦人渡馮陽舟廣澤侵吳壤孤城接郢丘

山分三楚斷溪入九江流寂寞

月紛紜戰國

秋矣 未杰壁魏武 荊州六代憑形勢 群雄
死寇讎淒涼帝子宅 浩蕩彌衡洲 萬里浮雲
暮千年故國愁 武昌宮不見 糜鹿自羣遊
蜀人張俞所賦也 客有自荆湘傳此詩 時世
彌尚未冠見之笑曰 此筆力不難到 因過金陵
遂作謁吳大帝廟詩云 人若曹瞞虐天悲漢祿
終山河分鼎峙 氣象發江東 一旦墟京洛 弥年
秦幼冲炎精竟 灰燼紫蓋出 艤艫長策資公瑾

雄才得呂蒙 招延師友議 繼述父兄忠 舊府
峨雙闕 驚詩湧半空 風雲龍虎勢 日月帝王
宮 地方因時險 神謀與意通 屈伸思所濟 逆
順審於裏 駿足絳交貨 靈牙耀即戎 同盟界
函谷獨斷保 蚕叢定霸葵 丘劣推心建 武同
長沙兆生識 典午賴餘風 戰守遺蹤在 登臨
四望中 陵遷成萬古 世異想群雄 歌舞居民
祀干戈 逐虜功 征帆來浦外 久客愴逢窮 精
銳銷孤劍 飄零若斷蓬 裴回堂廡下 暮葉

亂江楓其詞不減於張而叙事曲折過之荆公
居金陵為功甫手寫所賦詩一軸有從來多
病王僧祐自小能文謝惠連各厭塵勞思物
外莫辭携手訪林泉又曰雪後姑溪水更深
冥寒雨作連陰放懷未可頓消遣思與洛
生溪上吟此兩篇世弼贈功甫詩也世弼年十七
題百丈山詩云瓊田收秬種玉溜注琅玕讀
書最苦因爾癯瘠沒時終三十四歲自作墓銘
叙其平生有詩文十卷號遜翁集

郭功甫

王直方詩話云郭祥正字功甫自梅聖俞贈詩
有采石月下訪謫仙以為李白後身緣此有名
功甫有金山行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
蘆花風大為荆公所賞東坡守錢塘功甫過
之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
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來坡曰十分來也祥
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
豈不十分也

茗溪漁隱曰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世多不見
余篇今錄于左方金山香在滄溟中雪崖冰
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髣髴懸西
東我泛灵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功一朝
登臨重嘆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閣
挂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
數徃霹靂推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
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渙歌忽
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徃壯觀絕致遙應

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
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長望
又起歸具隨征鴻

遜齋閑覽云功甫曾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莊上
無多景惟有黃鸝三兩聲荆公命工繪為圖
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
酒鍾并圖遺之

潘子真詩話云袁世弼南昌人宦遊當塗時功
甫尚未冠也世弼愛其才薦於梅聖俞自爾

有聲功甫嘗謂吾人父清送云教汲引素二丈
力也也蒿埋三尺不敢忘其賜功甫既壯頗恃其才
下筆曾不經意論者或惜其造語無刻勵之功
清逸云如功甫豈易得但置作者中便覺有優
劣耳正如晉楚之輕剽不當威文之節制也清逸
嘗有詩戲之云休恨古人不見我猶喜江東獨
有君盡怪我從幼異人疑太白是前生雲間
鸞鳳人間現天上麒麟地上行詩律暮年誰
可敵筆端談笑掃千兵

茗溪漁隱曰聖俞采石月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訪
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舡醉中愛月江底懸以
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
青天青山有家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
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賞死義難忘今觀郭
喬奇俊即眉目真似故文章死生徃復猶康
莊樹穴探環知姓羊李白從永王璘之辟璘
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其罪有詔長
流夜郎聖俞用此事猶為親切若非姓郭亦

難用矣

甯母夢李太白而生功甫少有詩名薛聖俞曰天才如此真大白後身也

張子野

遜齋閑覽云張子野即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即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

今詩話云子野嘗作天仙子詞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士大夫多稱之張初謁見歐公迎謂曰好

雲破月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也二說未知孰是

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送過鞦韆影並膾炙人口世號張三影

後山詩話云尚書即張先善著詞有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壓捲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頌之號張三影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冠齊又為六州歌頭

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失大俠也喜誦之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
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自之為張三
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
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平生所
得意也若溪漁隱曰細味三說當以後山古今二
詩話所載三影為勝

東坡云子野詩筆老健歌詞乃其餘波耳湖州西
溪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

聲

與予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
忙若此之類亦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
昔周舫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但知有周舫士女
蓋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石林詩話云子野能為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
塘蘇子瞻作倅時年已八十餘視聽不衰家
猶蓄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在
公子歸來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

賀方回

王直方詩話云賀鑄字方回嘗作一絕題于定
林寺云破水泉脉漱籬根壞衲遙疑挂樹猿
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荆公見
之大相稱賞緣此知名方回嘗作望夫石詩云
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樹久
相待微雲陰髮彩初月輝蛾黛秋雨豔苔衣
春風舞羅帶宛然姑射子矯首塵寰外陳跡
遂無窮佳期從莫再晚如魯秋氏妾結桑下
愛玉質委淵冰悠悠復安在交游間無不變之

後山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之詩人共用一律
惟劉夢得云望夫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
望時語雖拙而意正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
碩况為第一云山頭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
應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
即雨疑况得句處也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作詩句立意不可蹈
襲衣前人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
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

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只說閨中事紙
牘那知母子情

王直方詩話云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
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
於物象叙事不病於声律比興深者通物理
用事一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
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而勿失
漫叟詩話云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
詩當言用勿言体則意深矣若言冷則云

可嚙不可漱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履聲
之類本明何從得此

潘子真詩話云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黃時雨為絕
唱盖用寇萊公語也寇詩云杜鵑啼處血成
花梅子黃時雨如霧

蘇明允至和問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二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之句其意氣猶不少哀明允詩多不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葢正類其文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八

前集

東坡一

石林詩話云蘇明允至和問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二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之句其意氣猶不少哀明允詩多不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葢正類其文

如讀易詩云誰為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
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
多也

後山詩話云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
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
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在溪漁
隱曰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
之甚觀前二聯豈愧作者

東坡云余昔為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甫留吾

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寵曰
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寵曰夫閨門
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
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
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
文舉雄姿傑出有五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
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耳安足錄哉目仰天太
息此亦原甫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
我亦輕餘子歲晚誰人念此翁蓋記元甫語也

原甫既歿久矣尚有真甫在每與語今復死
矣何時復見此後傑人手悲夫

冷齋夜話云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
高燒銀燭照紅粧事見楊妃外傳云明皇登沉
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從侍見
扶掖而至妃子醉歌殘粧釵橫鬢亂不能再拜
明皇笑曰是豈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尼重
詩曰夜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汚天質事
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應天下尼當用白練為

衣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
分甜事見鬼谷子照夜清螢也有花體蜜也崖
蜜櫻桃也贈鄭秀才詩云年來萬事足所欠
惟一死事見梁僧史云世祖宴東府詔跋陀羅
世祖戲之曰不負遠來惟有一死爾若溪漁隱曰
崖蜜本草云石蜜也老杜逸詩有崖蜜松花
白之句冷齋謂鬼谷子云崖蜜櫻桃也其說非
是所欠惟一死事出北史劉聰時陳休卜崇為
人清直素惡王沈等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

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親賢孰與竇武
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欠
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僥首低眉以
事閹豎乎此事在前乃梁僧史用其語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喜章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
此對床眠之句故在鄭列子由云寒燈相對記
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
彭城賦詩云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
城子由使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

茲行萬里隔胡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
傷神在東府有云對床定悠夜雨今蕭瑟其
同轉對有云對床貪聽連霄雨又曰對床欲作
連夜雨又云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
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
成其約其意見於逍遙堂詩叙云

漫叟詩話云東坡最善用事如遊湖不赴云如憶呼
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柳氏求字答云
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鷄更問人天然奇

作賀人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露四
座深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南唐時官中
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
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猶為親切茗溪漁
隱曰世說元帝生子晉賜群臣殷羨謝曰皇子
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賚中宗笑
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功耶二事相類聊錄于此
但深愧無功之語東坡乃用南唐事也

冷齋夜話云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

東坡近日有何妙對白東坡宿於臨臯亭醉
夢中而起作實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
而已有墨士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
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於風簷喜見鬚
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
公曰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
掌大笑以公為知言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
葉致遠揚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

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嘆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瞻若此也。真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蔡寬夫詩話云：白樂天楊虞卿之姑夫，故世言

與李文饒不相能。文饒戲其文集不肯看，以為看則必好之。文饒鎮京口時，樂天正在蘇州。元微之在越州，劉禹錫在和州，元劉與文饒唱和往來甚多，謂之吳越唱和集。樂天惟首載唱和文，饒薛童感策歌一篇，復遂不復有，亦可見情也。蒼溪漁隱曰：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豈能不芥蒂於曾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冷齋與子真所筆，恐非其實。然子瞻文章豈待

介甫譽之然後傳於世哉觀李文饒之與白樂
天其事亦可見古今人情不遠余是以辨之
東坡云宋玉對楚王此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
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
句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
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
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

四方

陳輔之詩話云舊唐史柳公權應制聯句薰風

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然當景唐廣殿高閣南
風之來不止微涼而已新史易曰殿楸生餘涼蓋
屈楸叢楸受風勁快此兩字有功於修詞也

東坡云吾有詩云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
抱關卒恠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馮我

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

下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

上下手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予荆

日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王直方詩話云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答王鞏云新詩如彈丸又送歐陽字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枯彈蓋詩貴于圓熟也余以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枯乾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之作者並驅耳

石林詩話云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麗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然靈運諸詩可以

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腕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滯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于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若不能味其言耳東坡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余將置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龐安常善醫而龍耳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

盡數字輒深喻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君
以眼為耳皆一特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
泉寺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筆泉
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
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
子規啼誰道人無再少時君看流水尚能
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西清詩話云東坡謫黃岡與陳慥季常游季
常自以為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

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
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
心茫然

潘子真詩話云吳瑛德仁襟情高遠遵路之
子淑之孫也未五十以虞部員外郎致仕歸
隱蘄春元祐間朝廷聞其高聘之不起稽
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與盡回酒舡恨我不識
元魯山恨君不識顏平原銅駝陌上會相見
拍手一咲三千年東坡為德仁作也

茗溪漁隱曰寄吳德仁蕙簡陳季常全篇
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九鈔黃金
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無由玄龍丘居士
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
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
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
得忘家禪門前擺耨拾頃田清溪遠屋花連
天溪堂醉卧呼不醒花落如雪春風顛我遊
蘭溪訪清泉已辨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

無賀老我自與盡回酒舡恨君不識顏平原
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
咲三千年詩中所云龍丘居士即陳季常
也濮陽公子即吳德仁也又云我遊蘭溪
訪清泉已辨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
我自與盡回酒舡蓋欲訪德仁未成也李白
詩云稽山無賀老却掉酒舡回用此事也又
云恨君不識顏平原東坡自稱也恨我不識
元魯山謂德仁也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

笑三十年蓋言終當相見如蘇子訓之徒此一篇詩意本末如序有倫有理可謂精緻矣潘子真但只言稽山不是無賀老以下二句為德仁作不知濮陽公子復是何人無乃與詩題相戾乎

侯鯖錄云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

圖報書來人替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載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家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猶宜此策也蒼溪漁隱曰此東坡與李公擇書愛其語有理故錄入叢

話余連歲憂患生理益微此策誠不可不用
若更以雪堂畫豔竹筒之法兼行之當益佳耳
東坡云余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
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
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
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荅溪漁
隱曰余憂患之餘久亦戒殺細味東坡此詩欣
然會意故錄全章益以自警詩曰我哀籃
中蛤開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刺

腹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
最急不見盧懷慎烝盧似烝鴨坐客皆忍啜
髡然發其幕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机赤琉璃
載烝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
滿憤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
護此一蠹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

此篇嚴詩編杜集

細素襟記云世傳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
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字韻

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及觀東坡
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詩而用六韻殊與老
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訛
議至荆公則無是弊矣其得子固書曰寄以及
字韻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用緝字一韻他
皆類此正與老杜合若溪漁隱曰黃朝英之
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
二十二曹長未字韻一篇詩而用五韻南池谷字
韻一篇詩而用四韻客堂蜀字韻一篇詩而用三

韻此特舉其二三耳其他如此者甚衆今若以
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為定格則老杜何以謂
之能兼衆體也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輕
議東坡猶為可嘆六一居士云韓退之工於用韻
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
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
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曰難以見巧愈險
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夫善馭良
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

粗

蠟封疾徐中節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且追之於用韻猶能如此孰謂老杜及不能之是又非黃所能知也

王直方詩話云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柱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考芋魁飯豆豈無山谷云庭陞最愛此

數韻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八

前集

